

黎族民间文学艺术

郭小东

著

韩伯泉



黎族民间文学概说

韩伯泉 郭小东

广东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

封面题字：鍾敬文

封面设计：杨亚当

黎族民间文学概说

出版：广东民族学院

民族研究所

印刷：广东四会人民印刷厂

日期：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目 录

序	黄雨 (1)
第一章 总论	(3)
第二章 黎族神话传说故事	(9)
第一节 关于对族源及其对自然现象的解释	(10)
第二节 关于对自然力的神化以及人与自然的斗争	(14)
第三节 关于爱情传说故事	(16)
第四节 关于宣扬黎族人民美好道德观念的故事	(21)
第三章 黎族传统歌谣	(24)
第一节 传统黎歌的种类及其内容	(25)
第二节 传统黎歌的形式及其韵律	(48)
第三节 传统黎歌的艺术风格	(54)
第四章 黎族的摇篮曲	(62)
第一节 黎族摇篮曲及其基本内容	(62)
第二节 关于叙事长诗的“摇篮曲”	(66)
第五章 黎族的革命歌谣	(72)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黎族歌谣	(72)

第二节	社会主义时期的黎族歌谣·····	(79)
第三节	黎族革命歌谣的特色·····	(86)
第六章	黎族民间叙事长诗·····	(90)
第一节	关于爱情题材的叙事长歌·····	(91)
第二节	关于黎族古代社会斗争的叙事诗·····	(114)
第七章	黎族谜语与谚语·····	(118)
第一节	黎族谜语·····	(118)
第二节	黎族谚语·····	(129)
第八章	黎族民间歌手·····	(135)
第一节	黎族歌王——符其贤·····	(136)
第二节	黎族歌仙——王奴大·····	(140)
第三节	吉文新及其编唱的叙事歌·····	(146)
后 记 ·····		(150)

附录《黎族民间叙事长歌》

一、	婚 歌·····	(152)
二、	抗婚歌·····	(153)
三、	巴 定·····	(157)
四、	吞挑洞 (孤儿歌) ·····	(165)
五、	阿丢和阿藤的故事·····	(178)
六、	姐弟俩 (摇篮曲) ·····	(186)
七、	阿 当·····	(194)

序

黄 雨

我对民间文学一无所知，近年来因工作需要，只好一面做一面学。在学的过程中，曾经读过这本书的打印稿，得益不少。现在它有机会出版了，实在令人高兴。

黎族文学过去少有人知，近年来，陆续出版了一些黎族故事和歌谣，亦难以从中见其全貌。这本书对黎族文学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和探讨，正好弥补了这个缺陷。

黎族没有文字，其文学作品只是靠口口相传。随着岁月的流逝，很容易逐渐消失，所以除了对其作品进行深入发掘、及时抢救之外，根据现已掌握到的材料，有系统地介绍，很有必要。

本书作者韩、郭二君，都在黎族地区居住多年，对黎族社会有直接的了解，对黎族的文学也进行过搜集、整理和研究，是《黎族民间故事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的主要编辑。他们在这本书中，不只限于介绍，而且有分析，有见解。我认为，敢于提出自己的见解，很有意义，因为这有助于对问题作进一步的研究。

这本书不仅对于关心黎族文学的人有用，对于我们从事

民间文学工作的人也是很有用的。因此，我又想到，我省其他兄弟民族的文学情况，也很值得有系统的全面的介绍，希望我们队伍中有条件的同志能够进行这样的工作。

我省民间文学工作，基础非常薄弱。当前特别需要有一批脚踏实地，勤勤恳恳工作的人，从各方面做出成绩来。开拓新局面，不是靠开会空喊，不是靠做表面文章，更不是靠戴上纸扎的桂冠，就可以实现的。

是以为序。

一九八四年九月三十日于广州听车楼

第一章 总 论

黎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是我国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他们主要聚居在广东海南岛黎族苗族自治州的保亭、乐东、琼中、白沙、昌江、东方、崖县、陵水八个县和通什镇，其余杂居万宁、琼海、屯昌等县，人口约七十多万。据考古所得到的材料证明，远在石器时代，黎族的先祖就在这个美丽富饶的海岛上，使用原始的生产工具石礮、石凿等进行艰苦的开拓，繁殖生息。伴随着漫长的社会发展，勤劳勇敢的黎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劳动过程中，创造社会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口头文学。这些具有鲜明民族特点和风格的黎族民间文学，成为祖国优秀文化遗产中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黎族没有文字，但有其自成体系的语言，因此解放前也就没有文人的书面文学。然而，聪明智慧的黎族人民，以口代笔，创造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口头文学，其中包括有神话、传说、故事、童话、民歌、民谣、谜语、谚语等，尤其突出的是民间传说故事和歌谣，它们在黎族民间文学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放射出夺目的艺术光辉。

根据汉文史籍的记载，对海南岛原住居民的称呼，历代不一。但自唐、宋以后，“黎”族这个族称就已经形成。可是，由于黎族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政治和经济的发展极度

缓慢而且很不平衡。黎族的母系氏族社会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尽管黎族地区自汉代至元代这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受到强大的汉族封建社会的影响，到了明代中叶前后大部分黎族地区已经逐步地向封建社会过渡。但有一部份地区直到解放前夕还保持着浓厚的原始公社制度的残余——“合亩制”的共耕组织。农业生产仍是“牛踩田，手捻稻”，“刀耕火种”。经济和文化极端落后。然而，黎族人民却以口头文学的各种形式，展示了这个民族在各个历史时期的面貌和发展的进程。

黎族的社会发展和别的民族一样，都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无阶级社会。在黎族社会还没有产生阶级之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当然是人与自然的矛盾，口头文学，作为社会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它自然是现实生活在人们头脑里的反映。反映人类跟大自然的斗争——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征服自然——这就成为了当时文学作品中的中心主题。这个时期的黎族口头文学，有着丰富的关于远古时代的神话和传说。黎族人民以他们的艺术才能，通过文学的形象，叙述宇宙万物和人类的起源，解释洪荒时代充满神奇的世界，塑造出战胜自然的理想化的英雄人物。在《洪水的故事》、《螃蟹精》、《葫芦瓜的故事》等神话故事里，传说人类远古社会，天下有过洪水泛滥的时期，这和我国其他一些民族的相类似的神话传说是一致的，它们都说明在很久很久以前，人类曾经遭受过一次洪水的浩劫。同是这些神话传说，还叙述了民族的起源，这不但反映了黎族同我国其他兄弟民族一样，在本民族繁衍生息的进程中，不可避免地有过兄妹可以通婚的“血缘婚姻”阶段，而且也反映了在我国民族大家庭里，汉族和黎

族自古以来就是亲密的兄弟关系。为了解释大自然，黎族人民还创造了许多许多优美瑰丽的故事，如《兄弟星座》这个故事既反映了黎族人民对天体星座的原始解释，也表现了他们同大自然的斗争，塑造了不畏一切，敢于同天帝辩理，耕耘天宇，具有彻底反抗精神的七兄弟的典型形象。在《大力神》这个神话故事里，所塑造的“大力神”更是远古黎族人民的化身，力量的体现。诸如此类内容神奇，充满幻想的神话传说，正是黎族社会童年时期的社会生活在口头文学里的折光，艺术的再现。这些传说故事，它们不仅是我们研究黎族历史的重要资料，而且在文学上，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随着黎族地区私有制的产生，阶级、阶级矛盾的出现，黎族社会跨进了一个剧变的时代。在这历史变化过程中，黎族人民不断创作了具有鲜明的社会性、人民性和阶级性的口头文学作品。这些作品的内容，除了反映人们解释自然、同自然作斗争之外，更多的是反映了这个时期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包括以民族矛盾和民族斗争形式出现的阶级斗争）。这些作品把深厚的现实主义和劳动人民富于想象的浪漫主义结合在一起，广泛地反映了现实生活，揭露剥削阶级的各种丑态，批判私有制的虚伪性，欺骗性及其罪恶，歌颂了劳动人民的勤劳智慧和高尚的道德品质，表现出深刻的思想性和强烈的战斗精神。

在这一时期中，黎族的民间故事在题材和内容方面都较前期广泛、丰富。褒善美，贬丑恶；奖勤劳，罚懒贪；扬忠直，抑奸诈；颂为公，斥私利以及赞美男女忠贞的爱情，反对包办婚姻等等具有直接社会意义的现实主义作品，从人民群众的口里大量涌现。如《勇敢的打拖》、《乞丐》（又名

《五指山大仙》）、《椰子壳》、《吹天箫》、《诺实和玉丹》、《鹿回头》、《阿机和阿尼》、《尔慰》、《甘工鸟》等等，都是这个时期的艺术结晶。例如《勇敢的打拖》塑造了一个栩栩如生的黎族英雄。它生动地叙述了打拖为了保卫自己的爱情，为了替人间海国除害，只身深入魔窟，勇斩老鹰精，救出了海龙王的女儿、国王的公主。故事又通过打拖拒绝做龙王的女婿和国王的驸马，表现了他对爱情的忠贞专一。故事《乞丐》深刻地刻划了勤劳善良的农民和贪婪冷酷的财主这两个对立阶级的典型人物。最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大蛇咬穿了地主的黑心肝，表现了黎族人民鲜明的阶级爱憎情感。

黎族是一个能歌善唱的民族。他们在创作丰富优美的神话传说故事的同时，也创作了极其多彩的民歌民谣。黎族人民在劳动、恋爱、庆婚、哭丧、祭祀以至待客迎宾，往往都用唱歌来表达自己的感情。他们善于即景生情、遇事而歌，随编随唱，运用得非常广泛，几乎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所以，从黎族的民歌中，我们可以更多地窥看到黎族人民和他们的祖先开辟海岛，征服自然，创造业绩的艰辛情景，以及他们对当时恶势力的反抗和对新生活的向往。与此同时，他们的欢乐、悲伤、憎恨、恋爱的感情，以及其粗犷、倔强、善良、豪放的性格，通过黎歌黎谣都可以得到充分的了解。

黎族的传统民歌，大体可分为生活歌、劳动歌、情歌、仪式歌、摇篮曲等几类。古老的黎族生活歌谣多是哀歌。调子低沉，哀怨绵绵，如泣如诉，唱者声泪俱下，听者无不动容，是黎族人民对过去痛苦生活的哀唱。“一首民歌一把

泪，泪不干时歌不断”，正是这种凄楚的人生与民歌孕发的高度概括，但也有些生活歌谣，不仅反映了他们的悲苦，而且反映了他们的不满情绪和不自觉的反抗精神，其中有的控诉社会的不平等；有的诅咒“奥豪门”（有势有钱的人）、“黎头”和汉族统治者；有的表达了对不劳而获的剥削者的憎恨和对穷人互相帮助的感激。二是劳动歌谣。这种歌谣直接来自黎族人民沉重艰苦的劳动生活，因而其声调刚健有力、响亮高昂，主要是用来振作精神和唤起劳动干劲，同时也寄托了他们对劳动创造理想生活的憧憬，抒发了他们对丰收喜悦的心情。如《犁田歌》、《日头快落山》、《砍山兰》等。三是恋歌。这类歌谣最多，感情也比较复杂。有的委婉缠绵，真挚情深，主要是表达青年男女之间的热烈追求，真诚的慕恋和离别的思恋；有的怨意重重，哀情如水，主要是表达男女之间的爱情遭到破坏和被对方遗弃的痛苦；有的是表达他们对破坏婚姻的恶势力的蔑视和抗议，此外，也有反映男女情侣之间的猜疑、埋怨、最后重归和好的。如《三月三山歌》、《体死同年死》、《伸根到土叶浮排》等。在黎族歌谣中，还有各种曲调的《摇篮曲》、《仪式歌》、谜语歌。

自汉代以后，随着中原的经济文化与海南的交流日益加强、逐步密切，以及岛内黎汉各族人民的交往频繁，促进了黎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同时也给各民族间的文学以极大的影响。例如，汉文化不断地以口头说唱的形式渗透到黎族地区，诸如汉族的著名的民间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董永的故事》、《牛郎织女》等等，早已为黎族人民所知晓。并在黎族地区广泛地传播，成为黎汉人民共有的精神粮食。

再如，由于汉族的古典诗词对黎族民歌的影响，使得黎歌的表现形式也随之变化，从而出现了用黎语唱的和用汉语（海南方言）唱两种黎调的民歌。

近百年来，黎族地区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和摧残，黎族人民被推进苦难的深渊。从一九二六年开始，黎族人民和海南岛各族人民一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战斗，经历了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烽火岁月，赢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终于获得解放。黎族地区翻天覆地的巨变，为黎族民间文学开拓了前所未有的宽阔道路，使黎族民间文学发生了质的变化和飞跃。也就是说，黎族民间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的黎族民间文学，面貌为之一新，它以革命的思想内容和高昂的格调，取代了哀怨忧愁，悲观消极的成份，文学的主题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它从原来以幻想、追求及爱情为主的，转变到以歌颂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为主，在这个时期的黎族民间文学，以革命民歌为主要标志，涌现出大批革命内容与民族形式相结合的思想性强、艺术性高的作品，例如，控诉统治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派压迫剥削的有《穷人叹》、《国贼来了民遭殃》；显示黎族人民爱国主义革命精神的有《鬼子不灭不收枪》、《歌唱游击队》、《伤员住在侬茅房》；反映黎族人民对党和毛主席以及人民军队热爱的有《五指山口咧五条溪》、《毛主席侬父亲》、《大军不亲谁个亲》等等。总之，这一时期的黎族民间文学佳作颇多，异军突起，在整个黎族民间文学中具有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

解放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下，大力发掘黎族的文学遗产，整理出版一批黎族民间故事和黎族民歌，一些在黎

族人民群众中享有很高声誉的黎族歌手，诸如符其贤、王姣大等，得到党和人民政府的重视，充分发挥了他们的艺术才能，唱出了时代的强音，歌颂新中国，歌唱共产党，讴歌了各族人民的团结胜利，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作出了贡献。但在“四害”横行的日子里，黎族民间文学同样遭到扼杀和摧残，面临绝境。“四人帮”被打倒之后，黎族民间文学才得到复苏，民间老艺人积极献诗献歌，讲述故事，新一代有文化的黎族青年作者正在茁壮成长。素有能歌善唱之称的黎族人民，又尽情歌唱，创作出一批歌唱新时期新任务的文学作品。黎族民间文学又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第二章 黎族神话传说故事

黎族神话传说故事，是来自黎族人民群众的口头文学。她既有深厚的现实生活基础，又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她是黎族人民心血的结晶，艺术的珍品；她以鲜明的主题，淳朴的风格，生动的形象，风趣的情节，明快的语言，构成了独具一格的民族艺术特色。黎族神话传说故事，就其内容而言，主要四个方面：一是对人类的起源，族源及其对一些自然现象的解释；二是歌颂开创世界神奇式的英雄人物，反映人与自然的斗争；三是赞扬纯真、坚贞的爱情，反映黎族人民对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追求；四是揭露剥削者及伪善者的卑鄙咀脸，表达了黎族人民美好的观念。

第一节 关于对族源及其对

自然现象的解释

关于解释黎族起源的神话传说，在黎族民间故事中是比较多的。但大体上是相类似或相近，有的，此一故事是彼一故事的演绎。不过在这些传说故事中间，黎族人民按其风俗习惯以及其对生活认识的高下，给予不同程度的艺术加工，创造各种多彩多姿，优美感人的故事。为便于叙述，姑且将其分为两类：

其一、以动物为始祖。例如《天狗》、《黎母山传说》、《约加西拉鸟》(wpu paepopo)等，在这些故事中，往往用虔诚尊敬的口吻对有关动物进行神圣的描绘。据汉族史籍记载的《黎母山传说》云：“故老相传雷掇一蛇卵，在此山中，生一婴，号为黎母，食山果为粮，巢林木为居。岁久，交趾蛮过海采香，与之结婚，子孙众多，方开山种粮。”(刘谊《平黎记》)。又，《图经》，也有同样记载：“雷破蛇卵，中有一女，居此诞生黎类，因名黎母。”再如《约加西拉鸟》(Wpu Pae Po Po)故事说，黎族祖先有一个女儿，母亲在她出生后不久就去世了，“约加西拉”(鸟名)就含着谷类来养育大了这个婴儿。后来，黎族妇女以纹身(鸟翅膀的图腾 To Tem)来纪念“约加西拉”鸟。此类神话传说故事虽似荒诞不经，但却有其现实基础，它原是由这个民

族所生活的特定环境想象升华起来，并以宗教信仰观念出发，逐渐敷衍而成的。在靠狩猎为主要生活手段的上古黎族社会，狗、蛇、鸟之类的动物，确实占有重要地位。在其他神话传说中，狗、蛇、鸟也常常是作为真、善、美的正面形象来歌颂的。如《蛇女婿》、《三妹与南蛇》等传说故事，虽然其意旨不是解释族源，但它们都反映了人与“蛇”相配，获得了美好的生活。“蛇”在故事里都是人，而且是貌美心良的人。又如清代张庆长《黎岐纪闻》一文也有此类记载：“有女航海而来，入山中，与狗为配，生长子孙，”这则记载的基本说法，与《天狗》故事是颇为一致的。这种以动物为始祖的神话传说，反映了原始文学中简单朴素的进化观念：人不是由天帝创造而来，而是由动物变化而来的；并且从文学角度佐证了：黎族的始祖是从祖国大陆迁徙渡海而来的。这自然也反映了黎族原始文学与祖先崇拜的关系。这类神话故事经过长期流传，始为汉人用汉字文记载下来，在漫长的流传过程中，口传笔录，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异，有些甚至渗进了后人的思想意识，夹杂着人类社会早期所不可能有的某些事物，这就需要通过考古资料 and 科学分析进行分辨，进一步认识其原貌及本意。

其二，以为人类是由同胞兄妹配偶繁衍而来。例如《洪水的故事》、《葫芦瓜》、《姐弟俩》、《螃蟹精》等神话故事，它们虽然与别的兄弟民族同类型的故事有着大致相同的故事情节，然而，它们却有自己本民族的特色。这些故事的中心也是造人，但在说明人类起源与自然界的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的同时，黎族的民间故事作者，凭借想象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这些形象都有着其独特的

个性，并对自然界万物的生成，作了富有黎族地区特色的趣味盎然的描绘。例如，《螃蟹精》、《大力神》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

这些传说故事明显的一个特点，即是围绕一个中心，通过一个共同的情节：正当人类濒临灭绝之际，顺从“天意”，兄妹相配，繁殖人类。此种故事内容，尽管各地流传不一，但是这一主题和基本情节是不变的。这不仅说明人类社会出现之前，有过“盘古开天辟地”的时期，而且在人类发展史上也有过群婚的阶段。可以想见，这些故事是黎族脱离群婚制，进入人类文明时期而逐渐形成的非血缘婚配观念的产物。它一面反映出，亲近血缘通婚是一种为“天”所不容的恶行，另一方面为着人类延殖永存，又无他法的矛盾。聪明的故事编者们，仍然通过“天意”，来解决这种貌似不能解决的尖锐矛盾。于是，在“天神”——或则是玉帝，或则是雷公（天之威力的化身）的准许下，兄妹、姐弟便“合法”地结合，为繁衍人类立下第一大功。这种结合导致的一种奇怪现象，往往生下的是一个肉团，或者是一个怪胎。于是人们又遵循天神的意旨，把它剥成碎片，撒播开去，始成为人类的后代。故事为什么要编造这类怪胎？其现实基础无疑是黎族的先民们已经形成一种朦胧的认识，近血缘通婚的不良后果，从而演化出这种荒诞却又合理的故事情节。这是黎族人民通过神话的形式，对人类发展的一种原始而又天真的探索。它与汉族神话中关于伏羲女娲为兄妹，又为夫妻，生育后代的故事是相一致的（见《淮南子》、《独异志》及《风俗通义》）。

这些故事的第二个特点是：善于在说明黎族的起源与自